

老马咏叹调

——林帆杂文散文自选集

林 帆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202号

责任编辑：顾 潜

责任校对：马金宝

老 马 咏 叹 调

林 帆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222,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309-00717-4/I·54

定价:4.50 元



作者简介

林帆，广东中山人，1930年生。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旋即分配到复旦大学任教。现为新闻学院教授、上海市（七届）政协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从事业余写作近三十年，专著有《新闻写作纵横谈》、《门内门外文谈》、《杂文与杂文写作》、《杂文九讲》等。

12271/03

内 容 提 要

这本自选集是作者从历年特别是近年来在全国性及省市报刊上发表过的五、六百篇文章中精选编成，其中有些曾获征文奖，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和多本杂文结集。本书文章大多知人论世，针砭时弊，鞭辟入里，且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较强。

本书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作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杂文写作的研究和讲授。本书所收杂文和散文，是作者理论联系实际结晶，可供大学文科学生和写作爱好者阅读、参考。

目 录

序.....	1
老马咏叹调(代自序).....	3
风雨同舟贵在同.....	5
迎春接福话“三愿”.....	7
人的“疲软”和“疲”、“软”.....	9
“人浮于事”新考.....	11
“本地姜不辣”考.....	13
不拘一格“损”人才.....	15
幸勿任人唯“马”.....	17
砸掉“大锅”匹夫有责.....	19
但愿是最后一次的引用.....	21
“加法”的反求.....	23
捷足先登的联想.....	25
天下为“公”——官倒爷.....	27
君子兰的奥秘.....	29
关于“审驹马”之类.....	31
“王牌”无奈“鬼头”何.....	33
“外婆”及其他.....	35
有感于千元一件皮茄克.....	37
“洋相广告”与“广告洋相”.....	39
“奶”之路.....	41

并非风马牛不相及	43
“味佬”的反思	45
有感于“猴子报案”	47
“猴子报案”的余波	49
精神文明与“面子观”	51
莫将文明当“明文”	55
副作用和因噎废食	57
戒烟日遇到的困惑	60
或然率的滥用	62
谨防假冒	65
波斯猫受累了	67
风景不煞人自煞	69
脸变未必阔	72
愚“忠”其实是盲从	74
莫作秘书“代言人”	76
抹黑辩	78
话圈圈	82
杂文何须多歌颂	84
螳螂、黄雀之为鉴	86
蒺藜集束	89
不以为然者然	98
“饺子宴”的联想	100
有感于民航改革	102
电话“拜年”的题外话	104
蛇年说蛇	106
“铜臭”、“书香”之商榷	108

怪不怪，钱作怪.....	110
价值与“价格”的矛盾.....	112
时间、金钱和时值.....	114
减去十岁.....	116
试释“锦上花”.....	118
从奥运会想到的“比如”.....	120
“游山玩水”析.....	122
瘦西湖的联想.....	126
山外青山楼外楼.....	128
趣味略谈.....	130
“底子”和“借光”.....	133
果实丰收的启示.....	135
“另外有些意思”.....	137
五品流别.....	139
“君子安贫”议.....	142
独室铭.....	144
斯文扫地和斯文不如扫地.....	147
校徽的变迁.....	149
可怜天下爷爷心.....	151
应让“肥水流过别人田”.....	155
雪中“挖”炭考.....	157
从稿费征税想起的.....	159
骨头·学问·感情.....	161
“酸”考.....	163
“文人无行”辩.....	165
“雅偷”毕竟失斯文.....	167

“牛奶路”及其他	172
公案里的“私案”	174
为师者言	177
“代沟”其实是“心沟”	179
两张文凭的断想	181
胜任、愉快和“廖化”	183
附会篇	185
稗草·猴脑及其他	188
天涯何处不识“君”	191
“美”与“信”	195
语言·技巧·能源	198
“典型”源窥	202
逻辑、语言和“突破”	205
中国人的幽默	208
“模糊”实际不含糊	211
“卡拉OK”之类的语言趣	214
从“法国梧桐”所想到的	217
解缙妙联的联想	219
莫把“咸鱼”当“鲜鱼”	222
“文不加点”质疑	225
恒钉·程式·通变	227
“直”和“露”	231
文章的长短和镜子	234
意取尖新	236
顾“此”幸勿失“彼”	239

曹操为啥要翻案?	241
莫忘当年勇哪!上海	244
头发的故事	247
忆郭师	253
铸老不老	257
香港风情画	260
香港人的心态	266
东瀛七记	271
陇头行	287
珠海情怀	293
南岳揽胜	296
源头活水话灵渠	300
鹃花有其园	304
后记	308

序

徐铸成

林帆同志告诉我，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有一般的散文，也有旅游小记，不都是纯粹的杂文，而又近于“旁门左道”。本拟名之曰《旁门杂集》，后来有同志认为此题欠雅，乃以“自序”篇名为题。

其实，杂文就是无法归入哪一类的散文，杂文从来就是拉杂杂不入“流”的短文。其中，如司马迁的《项羽本记》的“太史公曰”一段，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如刘禹锡的《陋室铭》，就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意思。明清以来的笔记、野史中，更多有鞭辟入里或皮里阳秋的针砭时事之作，如《聊斋》等，更多用白描的手法，或假托狐鬼，以描写官场的各色面目。但这些，都没有特别归入杂文一类。

从鲁迅先生开始，才有了杂文的一个品种，他从《新青年》、《语丝》时期起，就不断以犀利的笔锋，与各式各样的论敌展开笔战，当世罕有其匹。晚年定居上海后，更集中力量，笔锋对准反动政府，先后出了不下八九个文集，其文如匕首，如投枪，每击必打中要害，刺入敌人的胸膛。所以他成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主将，被公认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

解放以后，最有权威的先哲曾指出，鲁迅的时代已过去了，即使有杂文，也应分清敌、我、友，对自己人和朋友，就不应

用匕首和投枪这类的武器，而应采用与人为善的态度，留有余地。这道理自然是正确的，但在实际应用上，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武器”或手法呢？

我最近想出来，可作一比：

几个月前，我偶患小疾，隔天必由儿子或孙儿陪同去针灸。以后所以能霍然病愈，全靠医生的诊治得法：下针刚好在穴道上，而刺入的针，一定要刺到痒处痛处，而且要刺到发“麻”，发生酸胀痛的感觉，有时，还通上电流——大概是代替以艾发生“灸”的作用吧，强制我的腿部自然抽搐，欲罢不能。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不舒服，甚至难受，病才慢慢消失，最后才恍然、霍然而恢复健康。

我想，如果尽给我吃些甜津津的药水，即使苦药也包上一层糖衣，或者针灸而不痛不痒，“浅入即止”，我的毛病是难以好转的。

可见，即使是针对“人民内部”的杂文，也该抓着痛处痒处，痛下针砭，这才能起治病救人的作用。如果老是唱歌颂功德的调子，或者不问“病情”只看“行情”以决定下针的深浅程度，那只能是对杂文本身的讽刺。

我把这个意思告诉林帆同志，他很以为然，因此写出作为《老马咏叹调》的序言。

老马咏叹调（代自序）

我属马，算来有生之年已走过一个甲子，该庆一庆60大寿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这次不能免俗，旨在发扬“龙马精神”，以鞭策自己马不停蹄，一如既往地向着康庄前路奔驰。

那么，我果然是一匹“马”了。其实，当马有什么不好？马的最大特点是：耐劳温驯，贵在老实。英国一位评论家曾妄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和一个最大的缺点，优点是老实，缺点也是老实。后者带刺别有用心，且不去管它，而前者却给他说对了。对党对人民，任劳任怨，老老实实，正是我们这一辈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表现，难能可贵啊！我是心甘情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的。记得有一篇杂文为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以“千里马”喻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日行千里，对国家贡献很大，可惜是一匹“马”。用心良苦，也独出心裁。比喻总归是跛脚的，言下之意我明白。不管怎样，我生共鸣，然而不以为当“马”就“可惜”。在风云变幻、祖国需要万马奔腾之际，我们理应“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地冲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为什么说“不”呢？鲁迅先生不也自称“俯首甘为孺子牛”吗？虽然，我自知不具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风华气派，然而老实实在地当一匹祖国和人民所需要的马，认定方向，跑得慢点又何妨？

看来我是一匹“老马”了。然而老马又有什么不好？俗谓

“老马识途”，跑起来稳稳当当。而且我曾在六十度寒来暑往的征途中走过各种各样的路，经历过数不尽的风吹和雨打，相信自己不会再觉迷途其未远，更不会走到哪里算哪里。我无法想象此生的第六个马年将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马不吃回头草，只要宝刀未老，依然故我还能扬起“得得”马蹄声。回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告别了半生坎坷，焕发起精神。这些年我在天增岁月人增寿的祥和境况下一往直前，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畅，在岗位上从来不敢怠慢。所以我题词自勉，曰“风华尚茂”。真的，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啊！马齿徒增是人生规律，“今年 60 明年 58”诚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风物长宜放眼量，“黄昏”思想适足使人昏昏；从精神上不服老自然会觉得自己老当益壮。我应当满怀信心，马不停蹄地跑进 21 世纪。到那时我再挥斥方遒地涂鸦一篇《“马年”再抒情怀》，才叫“意气风发”呢！于是，我就想到曹操当年的豪情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马年述怀以马自况，只为表达一点心志，兴许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罢。不过我还得告诫自己，既然属马，切忌做事马马虎虎，不作马大哈，更不逢迎拍马。

风雨同舟贵在“同”

在一次政协举办的学习会上，一位老同志叙述了外间的议论，说如今的确需要“风雨同舟”，问题是雨过天晴之后会怎样？弦外之音不难领会。尽管话里有话，也不无困惑；但敢于转达此言，不失为披沥心腹，肝胆相照。后来我和朋友谈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却讲了一个掌故。他说郭老在《洪波曲》里有过一段回忆：当时抗战军兴，同仇敌忾，武汉马路上有许多抗日标语，其中有“共赴国难”一条。郭老妙人妙语，戏释为“共产党赴国民党之难”云云。引述这段话，是注谄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我还来不及端详，然而有所比附也是不在话下的。

这种比附自然存在着“时差”之异，何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过去长时期的现实确实确实有过不尽如人意的扭曲，有这样那样的记忆犹新是十分正常的。老实说，我也曾经沧海难为水，自问不无“感同身受”。好在从前不愉快的种种俱往矣，今天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本身却是兹事体大。“风雨同舟”，不过是打比方，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就这四个字来看其实质，我以为应着重一个“同”字，同舟是主要的；至于风云变幻，客观条件耳。有过风雨的考验，彼此更知心，将心比心，就能产生信任，永结同心。真的，同舟可以做到同心，同心则同德，同德则同志；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同舟也可以心不在焉，甚至各划各的桨，划不到一个方向上。因此，如何同舟，才是主要矛盾。在这里我想起记载三国时一则同舟故事的笔记

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见《世说新语》）引来这个故事，多少不免有附会之嫌。然而它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忧患时同舟，更能窥测到同舟人的心态。

所以说，风雨同舟贵在“同”。如今国家处于转折关头，需要稳定，需要同心同德。不存小异无以求大同。在神州大地，我们是同种同胞；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里，我们是同胞同泽。唯有心同志同，不是各人体己自酌，我们的航船才不会偏离既定的方向。否则，就谈不上肝胆相照，谈不上荣辱与共！在这里，我又很自然地想到孙子在《九地》里的一段话：“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看来，风雨同舟的关键在于同心同德地同舟共济。

倘若一定要问风雨过后会怎样？我说，只要大家认清方向，同心同德，万里晴空好行船。但愿在今后的岁月里，正如唐代诗人说的那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迎春接福话“三愿”

送旧迎新，年年一样。然而“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90年代的第一春更是大不同。

大不同何在？我们以改革开放结成的累累硕果送走了不比寻常的80年代，迎来的是充满希望的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是一。其二，风风雨雨的日子已经过去，眼见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中央决策英明，采取了果断措施平息了一场风波，又采取了更果断的措施选出一个足以继往开来具有蓬勃朝气的新的领导班子，把好航向乘风破浪。其三，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带领我们踏上新征途的同时，除腐败，倡廉政，立新风，扫“黄”之后紧接着除“六害”，大得人心。所有这些，中国人民无不寄予厚望，看到曙光在前头。

冬天来了，春天不远，这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至理名言。20世纪的最后10年，可以想象是一个姹紫嫣红无限好的灿烂辰光。这当然也是中国人民任重道远的年代。人逢喜事精神爽。我国向来有个传统，在新的一年里来临时，都喜欢把希望寄托在春联上，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是“迎春接福”，所以写春联又叫作“挥春”。这个春字，内蕴十分丰富。记得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有“玉壶买春”之句。明明是玉壶盛酒，为什么唤作“春”？这大概是中国人民在喜庆的时候喜欢以酒祝福有关系。我查阅了有关典籍，这是个很有趣的修辞，酒有个别名，叫“福水”，看来诗人的意思也很明确，其实是“玉壶买福”无

疑。在我们家乡广东，凡禽鱼生卵都名之为“春”（如鸡蛋叫“鸡春”，鱼子叫“鱼春”），从中又可窥见“迎春接福”的美意。在迎接一个新的历史年代前夕，我也不禁从心底里萌发出希望：迎春接福。

因此，我有三愿。第一愿，希望社会更趋稳定。中国人民再经受不起折腾了，社会安定是国家兴旺的根本，是稳定民心的归属。风风雨雨可是愁煞人啊！

第二愿，希望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像从前常说的，拧成一股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大家都以大局为重，任何困难就能克服。“各怀鬼胎”会拆我墙脚，甚至毁我长城！

第三愿，希望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乘胜前进。有些深得民心的作为，像治理整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带头为政清廉之类，都是良好的开端，迈出的可喜第一步，还有待于今后再接再厉，大刀阔斧，不能手软，更不能虎头蛇尾。中国人是大有作为的，中国能成为屹立东方的中流砥柱，这不仅是11亿中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

于焉归结为一句话：“迎春接福”。